**ritual/礼(Lǐ)**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European Perspective | Nikolas Århem | 27 May 2022 |

在现代世俗社会中，受萦绕在我们周遭的自然主义本体论或世界观影响，仪式一词，会让人联想到一种象征性的行为或交流方式，特别是针对神与灵（精神）的。在这些社会中，仪式标志着一个单独的、神圣的现实领域，它与"真正的现实"，即由自然和物理规律支配的物质世界相分离。在这一世俗和现代的世界里，神灵是想象的虚构，在社会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，过着不惹眼的生活；仪式因此被视为象征性和表现性的行为，对世界没有"真正"的影响——至少不是执行仪式的信徒所指的意义。如果仪式有任何影响，那也是假定的、个人的和情感的、主观的和主体间的。

相比之下，在泛灵论社会（如亚马逊雨林中的猎人和烧垦农夫，或老挝和越南的蒙塔格纳德（Montagnard）人）中，"自然"中的几乎每一个元素和现象，都被视作是有生命的，像你自己一样有灵魂和情感，也有超越并优于你自己的力量——在这些社会中，神与灵是现实的统治者，生与死的主宰，所有生命的管理者——人类也在其中。在这样的现实中——今日亦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在其中——为了谋生，不仅要精通日常的，生活中的实用技能，比如狩猎和捕鱼，耕种你的田地，在森林中收集可食用的种子和水果；你还必须精擅神灵的"语言"，即知道如何与动物和植物，森林和山脉的精神主宰沟通和交际，以获得你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。

这种与神灵的交流和交际意义上的互动，我们“现代人"通常将其称之为仪式或魔法。然而，对于生活在有神灵居住的，有其生命的世界的人来说，仪式只是用以谋生的日常工作的一部分；它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经济、政治或社会交往的一部分。它是，也正是，社会生活中实用知识的另一部分。

故此，在"非现代"社会中，即在假定有神灵统治的现实的人群之中，往往没有我们所称之为仪式的清晰词汇；他们只是将其称为 "工作"——就像制造一件物件，在追求一个目标的过程中进行一个行为，在谋生过程中的一起工具性活动一样。同一术语，在安排婚礼、制作工作工具、建造房屋或进行动物祭祀中都可能使用。

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亦是如此，在那里，人们普遍相信巫术的存在，许多受过教育的城市人（例如，在讲法语的西非），习惯于向 "feticheur"（治疗师）寻求帮助，以获得生活或事业上的成功，或抵御巫师的邪恶力量。在这里，治疗师所做的一切也被朴素地称为"工作"（"faire un travail"）。

词源

在中国的文字中，似乎有着两个不同的主要字符，它们带有英语中的"仪式"、"礼节"或"典礼"的广泛含义。其中的一个词语是 "仪式"（Yíshì），其中第一个字的意思是"工具"（instrument）。第二个表示 "仪式 "的词是礼仪（Lǐyí）。这里，第一个字的意思是 "礼物"（gift）。借助揭示全世界"仪式"的词源，这一事实与西方文化史建立了有趣的联系：它将该词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祭祀概念和制度联系在了一起。

英语单词仪式（ritual）源自拉丁文名词“rituum”，该词似乎在相当晚近才被引入英语（16世纪中叶），并且几乎在同一时间被引入了所有中欧和北欧的日耳曼语族之中。尽管这个词在几百年前才进入这些非拉丁语族的语言——主要是表示进行教堂仪式的正确方式——但不清楚它可能取代了哪些词汇。因此我们对这些并不知情，例如，在早期的盎格鲁-撒克逊人或早期的德国人中，对应的术语可能是什么。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宗教术语中，"blot "一词似乎主要指的是血祭的做法。而在斯拉夫语言中，“obryad”一词似乎也与牺牲的概念有关，这表明在仪式与牺牲的术语之间，存在着语言上的联系。这些（以及其它相关的）词汇，都与拉丁文的 "oblate"——"祭品 "有关。

人类学家倾向于将仪式的概念与"神圣"联系起来，暗示仪式指代一种神圣的程序或表演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词的拉丁文（古罗马）的含义，似乎与相应的中文术语非常接近，其意思是："适当的方式"，或做事的 "惯常 "方式（意味着在重要事项和情况下，应遵循的正确礼仪（protocol））。这个拉丁词同时也与梵语中的Rta（"即秩序、规则、真理、自然秩序的原则"）和artavan（"道德上有成就的人"）的概念有所联系。

古老的日耳曼宗教思想和实践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基督教进入之前的仪式含义的切入点。基督教借助罗马帝国的扩张来到了日耳曼部落。日耳曼（乃至凯尔特）宗教的最早形式，是通过考古发现获悉的，如沉积在深处的仪式物品——通常在湖泊和边界地区(marches)发现。这些沉积物可以一直追溯回新石器时代。因此，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（Tacitus）谈及了 "在湖中的一个小岛上 "对那瑟斯（Nerthus）女神的崇拜。在几个沼泽地里，发现了带有强烈的性特征的木头人（这表明湖泊周围的崇拜与生育观念有关）。大规模的公共祭祀似乎是在集中的地点进行的，而且人的献祭也很普遍。

我们很难在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文艺文明之外,重建欧洲在基督教前宗教生活的确切性质，因为这些地方的基督化，是借助破坏当地的仪式和礼拜场所来完成的，或者几乎是即刻将这些场所和做法用作对基督教的敬奉。一旦敬奉场所被摧毁，非基督教的崇拜就几乎转瞬既逝了。事实上，被摧毁的异教部落的圣林中的木材，就常被用来建造新的基督教教堂。

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的最大优势之一，正是其毫不愧疚地吸收了诸多不同民族的现存仪式，甚至借助基督教的概念和叙述取代异教的神话内容，来维持其圣地的神圣性。某些可能从新石器时代，就开始不断被崇拜的圣井和圣泉，继续被用作敬奉场所，并又被附上了一个基督教圣徒的故事。异教的世界树变成了圣诞树和五朔节花柱，并在如今与基督教的神圣时期（特别是复活节和圣诞节）相关联。通过赋予旧的仪式以新的、基督教的内涵，传教士们促进了宗教信仰的转变，这正是因为对普通人来说，仪式的具体实践，通常被认为比与之相关的宗教思想更为重要。

动物仪式和前语言交流

古典语言学家沃尔特·伯克特（Walter Burkert），将仪式追溯得极远，一直追溯到人类之前的哺乳动物。就像其它有关仪式起源的理论猜想一样，他的猜测无法被证实或推翻，但肯定是发人深思的。他指出，希腊人在城邦边界或对入侵者取得胜利的位置放置“herms”——一种带有勃起阴茎的雕像-石碑的做法，让人联想到，也许也正是与某些灵长类动物在其领土边界设置哨兵，同样有着勃起的阴茎之事实相关。他还将希腊人的献酒仪式实践——即把液体倒在地上给神，以标示出神圣的空间——与灵长类动物和其它哺乳动物通过排尿来标示其领土的习惯相比较。现在，毫无疑问，像这样的动物仪式，以及某些鸟类和哺乳动物壮观的求偶仪式——与人类仪式之间有确凿的相似之处；区别当然存在，前者主要出自本能，而后者成为了文化。

这些观察提出了有关原人类（proto-human）和前语言交流的更为深入的问题——即格雷戈里·贝特森（Gregory Bateson）所说的标志性沟通（iconic communication）。与语言意义上的话语不同，标志性沟通是通过图像和隐喻的方式进行的，并且超越了话语意识。古老的人类仪式，可能是正这种标志性沟通的例子。

除却这些猜想，很明显的是，仪式在人类文化中有着非常古老的根基。宗教学者们对神话和仪式在宗教的形成和演变中的关系进行了辩论。神话是先于仪式的，还是恰恰相反？一个公平的立场是，仪式是非常古老的，可能先于神话叙事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们的关系已变成了相互支持；神话为仪式增添了意义，而仪式则令神话变得明确而具体。神话和仪式之间的这种相互性，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它们在人类历史上的持久性。在一个不断变化、有时难以理解的世界中，它们共同为人们和文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和协调性。